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

一 西周方八百東周方六

王城譜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東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

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
千里也秦譜云横有西周畿内八百里之地是
鄭以西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
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
伯服在甸寀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
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
其故荅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
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内三
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

陽 魏闕 杜孔 謂下 都吕 氏洛 有二 城成 周其 楊名 語注 吳公 羊東 將

魚言爲伯句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毋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爲一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

二 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外方

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正義曰禹貢云荊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荊山而至于河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

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
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
東至於外方

三 襄王末賜晉時河陽爲周畿内

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
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
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
賜晉時爲周之畿内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
氏云河内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

五 王東遷邑[illegible]宗周

【四】鎬京宗周是爲西都

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詩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爲東都故謂鎬京爲西都

【六】成周漢洛陽縣洛邑王城漢河南縣

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正

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書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

七 武王營洛成王居之復還西都

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

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遷殷頑民於成周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

[八] 幽王敗於戲水死於驪山之北

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

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

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

語里革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

地名史記云驪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驪山之下

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

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

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

山名非也

也　晉鄭迎立平王徙居王城

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

十 王室與諸侯無異故貶謂王國變風

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也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爲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譬

諸侯得其詩乃取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
為雅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
十二 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
王詩次 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
鄭上譜 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相則
退在幽 政教不及畿外故為風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
在雅 幽下者欲近雅須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 三十 周大夫作黍離之詩閔宗周
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

謂氏敬
王入
下成

役征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爲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爲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

【十四】鄭先爲箋後作譜故大同

鄭先爲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

遷成 周之文 十五 羊傳 語注敬 王後王 城西周 爲東

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若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

十六 爾雅四天與歐說異鄭許見時同

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曰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

十七

鄭以爾雅孔子門人所不誤

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摠勑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爾雅春為蒼天夏為昊天歐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讀爾雅與孫郭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

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說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

（八十）麥秀之詩傷紂此黍離閔幽而云何人

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爲雅耳何等人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爲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

君子于役

（廿九）鑿牆棲雞曰塒棲於杙曰桀

傳鑿牆而棲曰塒　正義曰釋宮文也又云雞棲於杙爲桀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牆爲之

雞作棲曰塒

君子陽陽

（卅）君子祿仕相招爲房中之樂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云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

官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

【一九】陽陽陶陶皆無所用心

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

【二十】簧者笙管中金薄鐷笙竽皆有簧

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鐷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

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竽笙箎簧則黄
似別器者彼於竽笙箎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
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
簧何知此非竽箎而必以爲笙者以笙師備言
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簧鼓
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

訊 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

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與國
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

路寢有五室無房亦小寢內作樂

小寢是

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此皆有房中之樂也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内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

路寢之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

堂故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

燕樂繫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

路寢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

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

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揚之水

疏 言周人者別有諸侯所遣戍在中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

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疏】申甫許同爲姜姓猶史漢謂秦爲趙

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故傳言甫諸姜許諸姜皆爲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

戊申不戊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嶽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甲其實不戊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廿八

束蒲毛云草鄭云蒲柳

箋蒲蒲柳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爲箭

中谷　有蓷　鵻 音隹 隹同　菸 於據 又音 於

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
箕鑵之楊也

【九】蓷一名益母即曾子見益母而感者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興也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
於谷中傷於水箋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
鵻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鵻之生谷
中得水則病將死正義曰釋草云萑蓷李巡曰
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
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

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藺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

十三 桓王失信謂畀虢伐鄭等事

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

十二　罦覆車亦名翻車

傳罦覆車正義曰下傳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十三　有以父母妻族以九鄭以異姓不在族中

棄其九族焉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

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
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
父族四五屬之内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
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
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
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
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
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
九皆爲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

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玄之閒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緦麻之服不禁嫁女聚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

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玄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者非棄高祖之身

王 三月三秋三歲各從韻不由事大憂深臣之懼讒於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

萩秋七由反

大車

卌四 蕭所以共祭祀以脂爇之爲香

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萩李巡曰萩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氏云取蕭祭脂

卌五 王朝大夫乘墨車出封乘諸侯車

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車春官

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
者謂蠻服以内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
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
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聲
之狀故爲車行聲陳古大夫而云毳衣故知毳
衣大夫之服也菼鵻釋言文郭璞曰菼草色如
鵻在青白之閒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
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
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夫子大夫四命其出封

六 注以出封畿[illegible]命 與鄭異 命注異

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爲諸侯加一等褒有德也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

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也

【廿七】出封則加一等入仕則本爵本服

鄭以周禮出封謂爲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外褒有德加一等公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其諸侯入於王朝爲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爲

衆耳不復更加其命數故侯伯入爲卿子男入爲大夫諸侯之數衆王朝之官少或亦侯伯爲大夫非唯子男昔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曰我周之卜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吕伋爲天子虎賁氏是侯伯入爲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本國之服故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謂子男爲大夫仍得服毳冕也

毳衣謂[illegible]衣繢裳繡

毳衣之屬衣則畫繢爲之裳則刺繡爲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鷸故得如菼也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衮冕鷩冕與毳冕之服其衣皆用繢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繡玄冕則衣無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衮鷩毳耳知衣繢裳繡者考工記言畫繢之事則繢謂畫之也皐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以

上言作繢明畫爲繢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異

絺爲繡文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

彝亦畫而爲衣不復在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

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毛以上則衣用繢絺

冕則衣小繡也

卅九 穀異室謂外內異死同穴謂神合一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穀生

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

也箋云穴謂冢壙中也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

者明白之貌故爲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入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穴者死則神合同而爲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設同几春官司几筵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爲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序疏云周法始合葬云云

四十

留子嗟毛云大夫字鄭云放逐之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間獨來見已之貌

毛詩要義卷第四上

鄭譜

二　世家年表同出

毛詩要義卷第四中　　鄭緇衣至清人

一　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

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

馬遷而
宣母弟
蹟弟異

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年
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
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不先言鄭國所在
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
而鄶亦有詩既譜鄶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
之由而後說得鄶之事

三 鄭桓寄帑虢鄶卒死幽王之難

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
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

正義曰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
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
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
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
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
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
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正義曰謂濟
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閒其子男之國有
十惟虢鄶為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

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鄢蔽補
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
以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與虢鄶爲
鄰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
土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
不可入也虢鄶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
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
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桓公從之言然
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

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是桓公從之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

四 武公卒取十邑史記誤謂桓自取

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

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
曰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
鄭見處虢鄶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鄶則其餘八
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
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
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
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鄶民皆公之民
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東其民於洛東而
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

五 桓公寄帑賄時臣民亦寄

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鄶既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

六 鄭當侯爵而爲伯周禮封疆言大法

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叙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

七 鄭鄶同祝融之墟而鄭國之都非鄶

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鄶譜

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鄶地
故服虔云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
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
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
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
鄶都故別有鄶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
祝融之墟鄶譜亦云則鄶鄭同地而云鄭非鄶都
者正以鄭國別有鄶城决知鄭國之都非鄶也
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鄶言祝融之墟見鄭因

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鄶都也

八 寰內諸侯無詩鄭國　虢鄶在畿外

鄶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禀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虢鄶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

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為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

九 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

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

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詳見左傳鄭衆賈逵服虔王肅皆有說

十 譜言得國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先

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即代爲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

風也對上鄁風已作故云又作

十一 鄭武莊後君世之次

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亹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

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捷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卌之次也
二十 厲公列會成君而國人思見正宜是初年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初國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為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為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褰裳宜是初

年事也

三十 鄭詩失次由作序乃錯亂

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

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

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

於莊公詩内所以得錯亂者鄭荅趙商云詩本

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録者直録其義而

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

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十五 善善掌
疏謂善
中之善

十四 鄭武桓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
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
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
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
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
司徒已是 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
之善

十六 鄉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內有采禄

緇衣主豢云毛以爲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

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獘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爲之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畿内有采禄言武公去鄭國入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禄兮欲使常朝於王常食采禄也采禄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爲予授者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能改授之也鄭以爲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獘我願爲君改作兮自館而

館粲衣服盡賜而言予授愛之至

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
飲食也

【述】卿士以皮弁服朝王緇衣治事

傳緇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美武公善爲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

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十九　私朝在王宮私家之朝在國門

箋緇衣至弁服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爲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爲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

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
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
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
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旣視朝退適路寢使人
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
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
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
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
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

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

【十二】館爲舍粲爲餐采謂賦稅祿謂穀

館者人所止舍故爲舍也粲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粲謂餐食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粲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粲也

【十六】卿館如漢諸廬九室注如朝堂治事處

立所之
之館在
天子之
宮如今
之諸廬
廿三
還謂從
公館還
采邑

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九室九嬪居
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
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
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
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
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予授子粲則還
有所至也既爲天子卿士不可還歸國明是從
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返采邑

廿四 箋以授粲爲鄭人欲飲食之非采祿

傳言是采祿者以采祿解粲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粲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易傳者以言子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爲禮伐柯譏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廿五 鄭莊公處叔段於大都使驕而作亂

正義曰作將仲子詩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

廿六 箋所引祭仲諫語乃公子呂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

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正義曰鄭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矣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

七火 古名甲後世名鎧

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名杼也經典

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變以今曉古

【廿八】箋云服馬猶乘馬并夾轅馬

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

【廿九】內兩服上襄齊首外兩驂如鴈行如攜兩手

叔于至送忌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

襄 並如字 忌記

黄驂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乗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既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住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從送以逐禽矣言發則能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也叔既得衆多才如是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

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中央夾轅
者也襄驂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四馬同
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
故左傳云如驂之 箋齊首馬首齊也如手進
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左右手相佐助
述 掤即左傳冰字鬯弓謂弢弓
抑釋掤忌抑鬯弓忌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箋
云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正義曰昭二十五
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

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或說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掤爲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

箋高克將兵當進退自由必召乃得歸

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

書人衛而雙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
而敗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
九年晉侯使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
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然則髙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
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
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
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二卅 將清邑之人在彭明鄭衛境上

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於境明在鄭衛境上言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揔謂境為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

卅三 二矛備折壞重英各有畫飾

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卅四】重喬傳累荷箋矛矜上室下題識以縣毛羽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正義曰釋詁云喬

喬居橋雉名韓詩作鷮鄭與也室謂矛頭受刃處

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則題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

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鷸毛稍也

【卅五】左旋右抽傳一軍之事箋一車之事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正義曰毛以爲左右中揔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

三七

平常乘

下故君在

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爲將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爲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遥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箋以左右爲相敵之言傳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爲車之事

卅六

兵車將在鼓下御者在左

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東左御
者在中

三八

雖人君
親將亦
吾鼓下
親鼓

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絶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閟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

說

耤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毛詩要義卷第四中

羔裘

毛詩要義卷第

一 桓武朝多賢臣陵遲自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

二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遵大路

今合寔嶽之速

然人望而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

二 摻執君子之袪以鄭莊不寁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

【四】摻與操義小異音亦不同

【五】傳訓袪爲袂袂是袪本袪爲袂末

女曰

而留之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以摻字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攬也說文摻字參山音反聲訓爲斂也操字喿此遙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袪袂末則袂袪不同此云袪袂者以袪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

【六】士大夫君子之總辭不言爵

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摠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

七 燕食之饌燕飲之肴與食禮異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鳬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

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
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
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
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
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
用鴈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

八 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屬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瑀衝
牙之類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

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
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君有之圖將行之
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
助君之歡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
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
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爲
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有黝珩
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佩玉瓊琚
丘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玖與瑀皆是石次

玉玟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衝
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
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
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
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
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
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

【九】遺人物曰問答其恩意曰報送曰贈

傳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

有女同車

哀二十六年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問之者即出己之意撫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

十 鄭忽兩辭昏鄭志問答止言文姜

正義曰作有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娶於齊對齊為文故言鄭人既總叙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六月大敗戎師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後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

十二

忽已娶於陳而齊猶請齊無娶文以明之

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來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為文姜乎文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

他女不 當言孟 姜疏云 忽實其 賢齊長

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
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
文姜爲閔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
爲定解也君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
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
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辭娶
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
爲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

婦嬀則是巳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嬀巳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

三十 有女同車謂親迎壻御婦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

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

叶舜一名木槿都者美好閑習之言

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都者美好閑習之言上林賦妖冶閑都

十五 扶蘇小材在上荷華美德在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與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有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橋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渠其華菡萏皆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

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

【補】橋松紅草猶弃大臣恣小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正義曰傳以橋松共文嫌爲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蘬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橋

游爲義箋游龍此草直名龍耳而言游龍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矣斯不然矣忽之群臣非一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正故二章各舉以刺忽

以實者貴 子都見貌 且子都 世之美好 者是狂狂 人也此愚 不任副賢 者及任用 小狡

〔十八〕

下篇以 狡童刺 昭公此 刺所美

〔十七〕釋子充子都狂且狡童

正義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箋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壯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註】叔伯兄弟之稱羣臣相謂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群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群臣相謂也群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十二】權臣謂輕重由己擅命號令自己

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

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一六 昭公雖年長而有童心

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褰裳

二九 忽世子於禮宜立此狂童謂突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人

國正之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

無助忽者

疏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見正

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

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四

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

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

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

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爲諸國不思正己

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

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
突爲篡故思大國正己耳
【四大】大國卿當天子上士故謂卿爲士
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爲士也春官
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
以大夫旣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
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
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
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

羊

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廿五 昏姻分婦壻黨散文通

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娶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

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為婚也隱元年左傳譏䘮
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疏以巷爲門外其實即里塗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
云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面貌
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正義
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
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
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棖 直庚切

廿七

傳不釋堂以毛無改字必知不爲棖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壯貌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比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往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婚禮

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無廟亦當於堂

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梱上畔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柣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

易爲棖也

九尤 中衣裳用錦爲文大著加禪褧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衣錦褧裳嫁者之服箋云褧禪也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袡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

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故傳
衣錦褧裳互言之王肅云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
是褧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
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
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
錦而上加禪縠爲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
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互言嫁者之服故又申
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紂衣纁袡士婚
禮云女次紂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

飾也紂衣絲衣女從者畢袗玄則此亦玄矣紂亦緣也衻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衻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紂衣纁衻也

三 東門之墠近而易茹藘在阪遠而難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

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室邇人遠傳云得禮
則近不得禮則遠
三 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古字通用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
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
東門皆為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
年左傳云子産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
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
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為壇下言今子

草含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

三 行栗表道樹

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

子衿

卌四 風雨雞鳴興君子不改度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世亂不變改其節度

卌五 箋以鄭謂學爲校疏引公孫弘難之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

去者之辭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為證耳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為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不引孟子

卅六 父母在故青衿無則素衿

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公衣皆謂之襟李巡

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
義同衿是領之別名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
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
以素

【廿七】傳以不嗣音爲不習音聲鄭爲音問

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
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
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
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

士佩瓀珉而青組綬與今禮記不同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綬

〔疏〕正義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

玉以比德焉故知子佩爲佩玉也禮記佩青玉而

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珉而

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瓀玟

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

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

子得依士禮故也

廿九 在城闕非人君宮門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

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

以候望爲樂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
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宫云觀謂之
闕孫炎曰宫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
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宫門非城之所
有且宫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共
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宫闕也

揚之水

終鮮兄弟竟寡於兄弟之恩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
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

出其東門

作此詩者同姓臣也

一四忽初立以太子故唯數後五爭

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
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
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
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
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
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
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曰
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捨之六月傅瑕殺
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

太子嗣立不爲爭奪故唯數後爲五爭也

【二四】傳以縞衣之男綦巾之女爲夫婦

出其東門毛以爲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多不可救拯喻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

辭也鄭以爲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
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有女被棄
者如雲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無
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
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

四三 箋以縞衣綦巾作詩者之妻服

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
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
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

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

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

【四四】傳釋綦綦蒼艾色箋綦文

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

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巾也

〔四五〕毛謂詩人出曲城門臺鄭謂國人出城出都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正義曰毛以爲詩人言我出曲城門臺之外 云云 鄭以爲國人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闉闍字皆從

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云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

【六四】荼謂茅秀非邶風苦葉周頌荼蓼

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

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爲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零露謂仲春秋溫涼中

靈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
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
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
也

蕳

蕳即蘭陳漢池苑皆種可辟蠹

傳蕳蘭正義曰陸璣疏云蕳即蘭香草也春秋
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
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
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

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毛詩要義卷第四下